

說小園宮



行印局書記新堂文會海上

明宮 豐史

蟄道人



小

中華民國十九年六月九版

版翻
有所
必究

明宮艷史全一冊

定價大洋五角

(外埠酌加寄費)

編著者 餘杭王藝

校閱者 琴石山人

印刷者 上海會文堂新書局

發行者 上海會文堂新書局

分發行所 會文堂新書局

廣州永漢北路
北平楊梅竹斜街
瀋陽鼓樓北
濟南西門大街
長沙南陽街

總發行所 上海會文堂新書局

河南路
拋球場

叙

天下婦女之淫毒。至於客氏。可謂極矣。歷代君主之昏闇。至於熹宗。可謂至矣。中庸有曰。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如客魏者。殆天降之妖孽歟。夫人生斯世。觸處欲然。以爲飲食男女二者。爲境遇所限。不能滿吾之慾望。殊不知慾望無窮。而精力僅此區區。則多藏之富。無非供左右便佞之揮霍。而蛾眉曼睂。更啓誨淫之漸。殺機隱伏。穢德彰聞。雙斧枯樹。身亡而富貴且不能。有則貪。曠務得。又奚爲乎。夫國與家之構合。初無二致。而刑政所出。國權尤重。宮禁巍巍。夙有森嚴之目。而猶爲豕交獸畜之男女。敗壞如此。循是以思。則二千年來。陳陳歷歷。史中思居奇貨。而亂血統者。當不僅呂不韋與客魏數人。先皇陵寢不歆。非祀久矣。何待於易姓改朔。始謂之亡國敗家乎。至家庭細故。更不足論。演敘是編。所以垂警於女禍也。願讀此深長思之。勿作爲尋常說部觀。斯作者之幸矣。

中華民國十一年一月日阿蘭自敘

小歷史

明宮豔史

第一回

魏進忠窮途失勢

侯二娘被薦入宮

第二回

叙舊情魏朝對食

結珠胎宮婢亡身

第三回

逃枕席成全手足

設陷穿謀害忠良

第四回

醋海波掀喜邀宸斷

宮車晚出暗會情郎

第五回

酬珠玉抱衾有願

避鷹鷂嬌鳥投懷

第六回

念先帝明珠賈禍

創女操玉筍遭殃

第七回

暗箭傷人前星失耀

陰詩遭忌空谷埋冤

第八回

碧血紅顏千秋遺恨

鳳雛麟趾一現曇花

第九回

枕席風光客乳母知人論世

晨天霹靂楊御史拜本鋤奸

第十回

按圖索驥士氣權殘

鏗骨揚灰奸人結局

小歷史

明宮豔史

第一回 魏進忠窮途失勢 侯二娘被薦入宮

詞 治亂紛紛說漢唐。相尋覆轍到孱王。朱明士氣摧殘盡。歷史差稱大小璫。
曰 植死黨。索朝綱。夫人對食共幃房。淫威逞盡。天人怒一死。猶輕恆不忘。 右

調鷓鴣天

却說堂堂中國。自漢朝直至遜清。中經六個朝代。都是君主政治。宮廷之內。有一最著的。秕政腐敗。相沿歷朝不變。就所謂宦官制度是也。亡國敗家。宮幃喋血。無量數傷心慘史。都經此輩釀造。尤以漢明二代。被宦官之禍最烈。宦官又名太監。亦稱黃門。或稱中常侍。或稱閹豎。或稱貂璫。或稱內臣。或稱老公。職分不同。名號不一。此等皆刑餘閹割之輩。非男非女。不官不民。原來前代帝王。既以天下之富養一人。傾城重色。六宮粉黛。動逾數千人。之衆。給使令。供奔走的。若用女子。甚不方便。若用男子。恐亂宮幃。不知那一個作俑討好。想出太監制度來。將男子的陽道閹割。叫他入宮給役。猶如孩子們玩蟹。拔去兩個大鉗。化子弄蛇。敲去口中毒齒。使有用而不爲害。那太監雖具男形。實兼女性。殊不知人生

天地秉陰陽。自然之理。所以性愛和平。感情易動。倘使人道一絕。性情就不免改變了。別的不論。凡是人家的閹狗。陰狠善咬。過於他狗。所以太監的陰毒也過常人。數倍話休煩絮。本編所紀。以明末魏太監一人之事爲多。魏太監名進忠。後來賜名忠賢。聲威炫赫。生祠徧立天下。頌禱之人。比於堯天舜日。國家賞罰大權。禮樂征伐。盡掌於一人之手。尾大不掉。幾成篡弑之局。這都因昏君天啓皇帝。從中袒護。以及乳母客氏。相助爲虐。至此地步。至於穢亂宮幃。淫凶殘忍之事。更屬一言難盡。幸而天佑明室。熹宗及早賓天。崇禎繼體。放黜奸邪。二凶授首。只在歷史上留一個汙點。做書的鋪敘此事。無非因專制皇帝。大抵權操侍宦之手。上下欺蒙。宮幃黑暗。並無何等興趣。用人一有不慎。貽誤不淺。後世有做金殿迷夢的。看了這書。也可稍爲醒悟了。做書的要敘魏監之事。應把魏監的出身始末。預先敘述。大概原來魏忠賢原名進忠。係直隸河間府人氏。昂藏秀逸。不愧一表人材。而且性質聰穎。不論那樣遊戲。一看就會。一學便精。十幾歲上也曾入塾讀書。但是生性活動。不能久坐。而且父母姑息。不叫他上緊讀書。每天逃學。無非三舍兩五。搶走玩耍。放風箏。踢皮球。釣魚。捕鵲。無事不做。流光荏苒。進忠已至十七歲了。年紀一長。一發與書本

無緣交結許多破落戶浮浪子弟。自朝至暮。胡行妄作。進忠年紀已長。玩耍的程度。自然增進。與無賴等嫖賭吃喝。出入青樓。或閉鵝鴨。騎怒馬。打降吃醋。恃衆橫行。原來魏進忠薄有家產。因父母縱愛。用財不禁。地面上破薄戶。青皮蜜騙等。把進忠架弄胡行。酒醉飯飽。不愁衣食。進忠有從兄弟魏朝。是典膳房太監。當差宮掖。每還鄉里。聞知進忠無賴。時常訓誨。無如魏進忠拓弛性成。忠言逆耳。父母也因他揮霍過分。漸的吝財不予。進忠窘乏。告求魏朝接濟。錢一到手。卽向博場去了。可笑。魏進忠世間頑耍之事。色色精明。惟遇賭博。却係十場九敗。不到囊空金盡。不肯出局。進忠有一日。在家細算。一個月內。輸得過很了。欠債滿路。來日大難。非效淮陰侯背水列陣。萬難得過。主意已定。卽在家內。竊些錢物到手。把平日交遊的賭友。一齊邀上酒樓。販夫走卒。王孫公子。雜七雜八。坐了幾桌子。鷄魚鵝肉。堆盤疊碗。酒如流水。客似羣狼。衆人亂嚼。一陣各已半醉。進忠開言道。兄弟幾年之內。支支節節。用錢很不爽快。以致要好朋友。都所簡慢。今幸兄弟設法。取得鉅款。從此吃喝頑耍。諒可稱意作樂了。衆人聞得進忠有錢。自是歡喜。因說閣下此款。諒係令叔周濟進忠搖首道。家叔雖有周濟。猶如老鼠尾巴長。癩子多煞有限。此番所得。乃是家母

的私蓄。共有千金上下。諸公醉飽之後。可同人局。讓兄弟痛痛快快。擺一個灘莊。不限注目。以千金配盡爲度。進忠說時。早在懷內。掏出十數個布包兒。概用白布包紮。細線縫紉。每包上徧寫號碼。注明兩數。拆開看時。乃是黃澄澄的金條。衆人笑道。老兄今日。可算得小富翁了。等回擺莊。還該贏一個對本。從來金錢。與白鴿子一樣。揀旺家飛。進忠道。且慢恭維。兄弟是敗軍之將。每戰皆北。只怕還是諸位的福分大。要滿載而歸呢。衆人俱已醉飽。看見包內金子。炫采生光。不免眼出火。彼此摩拳擦掌。恨不立時入局。於是慫恿進忠。趁早開場。見一個勝負。一時飯罷起身。同至賭窟。進忠一屁股坐上莊位。衆人分別坐下。進忠取過骰盆。把十數個布包。一齊放在桌面前。拱一拱手。向衆人說道。兄弟此番入局。原是背水列陣。倘若僥倖獲勝。可以還債逍遙。倘如失敗。只好遁迹他鄉了。想家母保存此等金。及包上多有花押。編號列簿。弟雖孤注一擲。却有仍歸趙璧之意。總之成敗利鈍。共搖三十灘爲限。設若全軍覆沒。自應拆開包裏。聽憑公正人分配。暫時輸盈。籌碼爲號。不知諸君之意如何。衆人點首道。魏兄所言。頗合情理。橫豎現金在桌。不過遲早分配。有何不可。衆人議定。各向頭家。購買籌碼入局。進忠亮過三灘之後。在座的人。俱如悉心靜

氣探索寶路。一連搖過十灘。莊風甚旺。都是吃大賠小。進忠暗喜不迭。頭家送上香茶果點。衆人略用些。休息片刻。重新入局。誰知莊風漸失。連配幾門重注。看看贏進的籌碼。止不住向外輸送。如此忽勝忽敗。被衆人探出寶路。認在一門上。連下重注。莊風一霉。真個是叫龍是龍。叫虎是虎。慌得魏進忠叫苦不迭。到二十七灘上。莊家一千金籌碼。祇剩一二籌了。衆人俱已住手。進忠還只顧叫人再打。內有一個程公子。是破落戶子弟。人最精明。向在賭中過活。開言說道。魏兄擺莊。原說以一千金爲度。現已脫了底子。所剩籌碼。正好抵方才酒食費。諸位速舉幾位公正人。把包內金子。照各人面前的籌碼。均勻分配。衆人連聲道是。就向頭家要了戥子。正要動手。進忠忙道。諸位且莫動手。兄弟有話要說。一面說時。已把桌上的包裹一包。包藏入衣袋去了。衆人忙叫道。這是什麼地方。魏家的小子。若欠別人一文半兩。休想走出此屋。衆人藏過籌碼。團團擁上。把進忠圍入垓心。原來進忠也有黨羽同臨。見犯衆怒。也各左右保駕。意欲突出重圍。無如彼衆我寡。勢難匹敵。打場一動。拳足紛紜。賭客人衆。早把魏進忠擡至地上。先要一頓老拳。就他身上。掏出方才的布包。一齊取至桌上。請過公正人。分配金刃。那知拆包一看。連叫阿呀不迭。原來布

包內有什麼金。及無非毛艸紙內裹些鉛條錫餅一包。一裹無不如此。祇有第一包是金條兒。做一個釣魚的香餌。騙人的幌子。衆人大怒。要向忠賢說話時。已在亂中溜之大吉了。正是

有若無時。虛若實。箇儂手腕本輕靈。

衆人無奈。只好將第一包碎金。略略按股分配。點綴門面。後又聚衆商議。處置進忠之策。進忠出了賭窟。不敢回家。暫在姘婦尤氏處匿迹。悲忿驚懼。循環迭起。再說這位程公子。最難輕惹。他與進忠。曾因爭奪婦女。時吃暗醋。此番出事。正擬煽動無賴。結果進忠的性命。要知明末的政治。非常黑暗。貴族謀害平民之事。不足爲奇。就使告到當官。未必秉公辦理。進忠被打受傷之後。將息未愈。尤氏需索不遂。時常噪聒。只因尤氏素與程公。好自識進忠之後。程公子懷怒。絕迹不至。尤氏貪淫揮霍。心喜進忠。驕悍後貪。

無如人材。物力不能兩全。其美尤氏貼補進忠。心力已盡。就是賭博之餌。蓄此番垂翅歸來。全軍覆沒。未免懊悔噪聒。原擬逐去進忠。重事公子。

聞之際。忽來進忠心腹。引至密室。把程公子設計害命之事。說個。

進忠年至十七。空有七尺之軀。淪落不偶。甚至婦人女子。橫加白眼。倒不如死了干淨。忽而轉念道。大丈夫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況父母養育之恩。不能不報。程公子毗睚之怨。不得不酬。一時千愁萬恨。湧上心來。重新走至外間。繞室徬徨。忽坐忽立。唏噓感歎。尤氏坐在一旁。只顧冷笑。進忠坐定。更起正。要整冠出外。尤氏道。你要走時。索走得遠。莫要牽牽惹惹的。只在我處胡鬧。我這裏人手少。深更半夜。不能與你守門戶。進忠明知尤氏回絕自己。可與程公子重新親熱。不免醋氣上湧。冷然答道。你放心罷。你有心思。只顧與意中人快樂。從此之後。姓魏的兩條腿。再不上你的大門了。道言未畢。賭氣出門。却說典膳房太監魏朝。有一日。正與同伴閒話。忽憶外班房內。有件衣服脫下。不曾取回。匆匆來至內室。忽見一個男子。躺臥地下。疑是同伴得病。低頭一看。却是兄弟魏進忠。不覺怒罵道。不長進的狗奴。又在那一處賭輸了。向我勒借。我這錢來處不易。不能填無底之壑。休得在此處索詐。用脚微踢。只聽進忠在地下極叫起來。俯首細看。只見進忠的面。上已無人色。衣袴兩手沾染鮮血。地上身旁也灑成點點桃花。落下剪刀一把。魏朝驚駭。忙問端的。進忠口不能言。微做手勢。魏朝依着血迹。解袴檢點。只見子孫根已被剪去。不免

點頭歎息。淚落如繩。原來進忠平日。本有自淨入宮之意。露出口風。無奈魏朝不用。因爲河間男子。淨身的最多。魏家門祚單薄。頗望進忠一脉。傳各房的香火。不料他有志上進。竟其自絕人道。魏朝切齒道。吾弟不到水窮山盡。決不出此下策。自此以後。雖不能裕後。若使巴結上進。亦足光前。且可收拾邪心。免生禍崇。於是告知同伴。傳喚醫生。好在太監房內。本有獨一無二的象皮膏刀劍藥之類。更兼醫生。也是收功包紮的名手。趕緊洗滌敷治。與他抬至莊內。調補靜養。一月生痂。三月全愈。且說自漢迄明。閹寺亂政。千古一轍。正人君子。一提太監二字。幾乎談虎變色。其實十步之間。必有芳艸。羣閹擾攘。豈無端人在內。卽如此刻。時在神宗末年。有一太監王安。係東宮伴讀的內監。爲人持正。秉性忠良。光宗卽位以來。授司禮監秉筆太監之職。權勢隆重。魏朝平日。趨奉王太監。不遺餘力。王安自然歡喜。進忠創愈之後。魏朝帶領入宮。叩見王安。說及魏進忠流落無依。及有心報國。自願求納之意。王安也甚嗟歎。原來衆太監內。司禮監一職。最居清要。凡是太監的調用遷選。全歸司禮監作主。彷彿六部中吏部天官一樣。王安卽叫銓選太監查冊。何處缺出。可補。銓選太監承命。行查報告。現下東廠錦衣衛有職可補。王安點首。就把進忠補入。

東廠錦衣衛隸屬太監孫遷的名下。原來明末之際。東西廠錦衣衛太監。每奉中旨拿人。不避權貴。甚至欲打欲殺。隨心所欲。較現在京中的步軍統領警察總監等。威權更盛。所以廠衛執事。沒一個不怒馬高車。腰纏萬貫。這也是王安看重魏朝。用情調劑之處。魏賢歡喜。少不得謝恩叩首。自此供職廠衛。一味聯絡同伴。巴結向上。凡有意外收入。時常買辦禮物。孝敬有臉面的太監。衆人因他和藹。都喜與他親近。魏朝看看進忠。大有洗心革面。再世爲人的氣象。心中也甚歡喜。這且不表。却說慈慶宮內。有一個移人的尤物。這個尤物。並非是嬪妃秀女。乃是民間婦女。定與人民候二的家小。娘家姓客。生得妖嬈柔順。膚若凝脂。髮如沃漆。兩隻水汪汪的眼睛。顧盼勾情。只因他生性放浪。見一個男子。卽與他要好一個。侯氏身體單薄。不能滿其慾望。只可假做眼睛。一任在外面胡行妄作。魏朝未入宮時。本與他有些首尾。自從淨身之後。已有二年不見了。此時神宗在位。生下皇太孫。由校。不免選用乳母。無如皇太孫下地之後。日夜啼哭。換了許多乳母。都不能伏侍得法。適東廠太監孫遷。有事出京。得見客氏。原來孫遷也與客氏素識。彼此間說。知客氏近日生女不育。俟二坐守。家計很窘。孫遷心內一動。含笑說道。現有一套富貴。可以由我介

紹不知你心下如何。客氏忙問所以。孫暹說出宮中選訪乳母之事。因爲今上立限。所選乳娘。必須年輕貌美。性格柔順。門第倒可不論。我想你養可已死。正好應選。并且入宮之後。可與你舊情人相見。他在宮內時。在我面前。提起此番見面。正可與此人重敘舊好呢。客氏聽至此處。兩頰飛霞。笑打孫暹道。你休取笑呢。他到今日。下面的東西。除根斬艸。與你我一樣呢。孫暹道。我也替你想過。你今年一十八歲。正在青春年少。你在外面。自有許多放不落的事情。好在宮中乳母。非比宮女。一年每月。自有定期的例假。可以出外逍遙。況且皇太孫吃乳期滿。自有封典褒賞。一到那時。身體更可自由了。不知你心下如何。客氏沈吟道。我在民間。本也無甚繫戀。侯二無用。就守他一生一世。未見發迹。不如趁此。瞻仰些宮禁的富貴。也是人生難得之遭。拜煩內臣。與我介紹就是了。孫暹答應自去。不多數天。客氏果真入宮。可煞奇怪。皇太孫啼哭失乳。一見客氏窩抱。就不啼哭了。衆人都說。這皇太孫與乳母。好像前世認識的。故而一見歡喜。如此貼服。這客氏做人圓熟。入宮未久。與宮內上下。聯絡得十分周到。與皇太子的李選侍。尤其特別交歡。原來皇太孫。雖然選侍所出。然而提攜保抱。頗以選侍而兼保母之職。客氏因有選侍。可省許多心力。自然

二人水乳交融起來。客氏每夜無事。常與選侍講些民間的奇聞趣事。談談說說。到也不甚寂寞。但是世上凡事。總不能兩全其美。有了這樣。便少那樣。客氏既做乳母。宮娥彩婢。一呼百諾。住的是桂殿蘭房。睡的是牙床錦被。用的是玉甌金盃。吃的是山珍海錯。龍肝鳳腦。至於頂頭穿着。較之民間。真有雲泥万里之隔。富貴繁華。一言難盡。祇有見所未見。四個字。可以包括。就是侯二在家。也受過接濟銀兩。每天到晚。兩個額骨上。酒吃得紅赤。赤長熱不退。就有一層。皇太孫認定乳母之後。任換何人。都不合意。客氏入宮三個月。僅只回家一次。尚且累騎促歸。以後都不准請假。試想客氏。正在青春年少的時代。況兼他生性放浪。一天不見男子。就要筋骨痠痛。忽忽不樂。一朝被選。好似西山畫眉。入雕籠。正是

儂家自有鴛鴦偶。不羨天朝翡翠梁。

要知後事如何。下文交代。

魏進忠一受挫折。奮發自宮。雖曰。虧體辱親。亦一時振奮之志。苟充是量。而善用之。足以成仙成佛。爲聖賢豪傑。夫人生世上。患在不能刻苦。故汝汝以歿世進忠。雖有。

志惜已誤入歧途。如蘇秦刺股。夜讀區區目的。只在於富貴利達。爲不足取耳。皇太孫乳娘。屢選不合。一遇客氏。卽能相得。似有前生緣分。而客氏婉媚。能得小兒之依戀。亦可見其性情手段矣。

第二回 敘舊情魏朝對食 結珠胎宮婢亡身

話說客氏乳母入宮後。突遭軟禁。幾番請假不准。每日空下來。祇得在禁苑內閒玩。以消積悶。時方春日。上林花發。禁苑春融。真是絕妙有所在。但凡世間的男女。切忌閒空。閒空下來。便無好事。卽如客氏在民間。雖則青年好動。但侯二的家計有限。客氏爲衣食所累。自不免終年忙碌。快樂時少。憂患時多。就有邪心。邪念。尙還禁遏得住。自入宮禁之後。雖與外緣隔絕。無如客氏的心緒。大似空中游絲。一颺一颺的飄搖不定。自朝至暮。無可排遣。覺春天的日子。越發長遠。挨過半天。似過半年。一樣坐得慌了。不免小睡。睡又不得安穩。仍向禁苑內閒走。那客氏欲歸。不得以致觸景。皆非見幾處晨花夕月。無非引恨之媒。聽數聲燕語鶯啼。悉屬添愁之具。想起前在鄉里中。吃的雖只清茶淡飯。穿的雖祇尋常衣服。倒覺得自由快樂。候二是個酒糊塗。三盃下肚。万事不愛自己。偷空兒問要有多少。

少年子弟爲他顛倒。彼采蕭蘭。此贈芍藥。情歌互答。何等放誕。風流恣情。自喜一入阇門。追念前日之某。真如隔世。早知如此。也不該上孫太監的當了。如此追悔。非祇一日。客氏在宮內處得久了。有些宮女。與他相熟的。見他自言自語。忽忽不樂。未免與他取笑道。我看姊姊近來。茶飯無心。語言無味。現值春光明媚。萬物生長之時。諒必想念姊夫。生得傷春病兒。可不是呢。客氏微歎。正要答話。旁邊一個宮女道。姊姊在此幽禁。不過是個暫局。皇太孫一經長大。便可奉旨出宮。況一年到頭。也可請幾回暫假。與家庭歡敘。可憐我等。真個是永遠監禁。坐穿牢底了。別殿笙歌。如隔天上。若說君恩下逮。一百年也無希望。真是白白地生理。活葬外邊的事兒。絲毫不得知道。姊姊若要愁悶。我等氣苦難明。只可向太液池中。溺身自盡了。客氏歎道。姊妹們年幼。那裏知道呢。要知人欲一道。最好不犯此戒。譬如終身素食的僧道。決不想吃大烹的滋味。所以閨女們雖害相思。尚非利害。祇有曾經滄海的男女。放浪已慣。一時收束野心。實非容易。我自嫁侯二。他是一個不知情趣的蠢漢。每天在家。也不過灌黃湯。挺死尸罷哩。然而我在外面。却有許多心事。放心不下。宮女們點首道。姊姊這般美貌。兼且絕世風情。男子相愛的。自然不少。姊姊進來之先。已